

高亚平

我和张彦梅认识有好多年了，已是很熟稔的朋友。作为朋友，偶尔，我们也会在一起小聚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谈谈读书和写作。这全是因了文学的缘故，文学可以让人结缘，也可以让人变得亲近。每次见到她，我心中都会蹦出四个字：草木性情。的确，彦梅身上有一股清气在。她是安静的，也是温暖的，如花草一般，脸上时时绽放着一丝微笑，让人觉得温暖而亲切。我知道她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写作，在认真地读书，在按照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有滋有味地生活，如一条汨汨流动的山溪，清澈而皎亮。

在国内的一些报刊上，我常常能看到她的作品，有散文、诗歌、书评。看到了，总会为她高兴，当然，也会读。朋友间聚会时，有时不经意间提到她，我就会对朋友们说，彦梅的文章是越写越好了，朋友们都会首肯。

《生命中的微光》这部书稿，我是近期才拿到的，一读就沉醉其间，且心生喜欢。这部书稿中的文字，给我总体的印象是彦梅对自己当下和以往生活的一个展示和思考。这里面有对亲人的回忆，有对自己喜欢的物事的描写，有对自己生活的记述，还有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等，所写皆日常琐事，但却处处透露出她那爱的情怀。这种情怀有对亲人的爱，有对他人的爱，有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爱，还有对养育她的这片土地的爱。爱意绵绵，情义深深，令人为之动容。

草木平和、安静、守初心、少纷争，且浑身散发出一种清馨，让人心悅、让人喜欢。彦梅亦喜欢。她的文章中，有很多写草木的文字，读之，让人齿颊生香，神清气爽。她写春野中的野草，婆婆纳、蒲公英、野豌豆，自在花开，一个“野”字，涵盖了原野上所有生命初性自在，随性蓬勃。她恨不得把这些原野上的精灵全带回家，插入她的花瓶，让这些鲜活陪伴她，清新她的心灵，安妥她的灵魂。她写蔷薇、写枇杷、写鸢尾、写石榴、写碰香、写苦楝……写一切和她有联系的植物，写她心仪的草木。她写蔷薇，“一盆蔷薇与书并置，简陋的书房也能嗅出雅致的味道来。山洞小草还原本真，遥想古人情怀，就有了坐拥山重水复的辽远、长空皓月的灵犀。”她写在料峭寒风中盛开的枇杷花，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宿命。而鸢尾花是优美、柔弱和不安的，尽管它有飞翔蓝天的愿望，但却更愿意植根泥土，用根茎花做成香水，芬芳人间，让人的内心变得柔和，其功可谓至伟。作者写这些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况呢。而碰香一碰之下，就会散发一种清香，其香味不仅可提神醒脑，还可清热解暑，驱除蚊虫，实在是一种人间妙物，它低调、内敛，人不触碰它的时候，几乎闻不到它的香气。作者由此体悟出，愈是颜色鲜艳的花，愈是缺乏芬芳，人也是一样，越是内在芬芳，越是朴实单纯。尽管我至今还没有见过碰香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，但我深信，这种植物是美好的。穿着平常外衣的苦楝树，它从皮到根，从叶到实，都是苦的，但却向人诠释着苦练、苦炼的本义。人生只有栉风沐雨、不断历练，才能最终达到自己想要的境界。

草木有本心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彦梅一种种写来，情感真挚，不急不躁，娓娓道来，把人带入一种清芬之中而忘我之境。我也深爱植物，这缘于我自小生活在乡下，接触得多。见多了，便熟识了，也便喜欢上了。还有草木很契合我的性情，这也让我喜悦。我也写过一些有关草木的文字，但和彦梅的文章比起来，还是觉得她的文字更柔软、更细腻一些。也许，这和她的女性有关吧。女性对事物的体察、体味往往更细致更用心一些。

这部书稿中还有一组文章让我感动，那些书写亲情的《初酿酒》《餐桌上的一杯柔情》《端午印记》《夫子爷爷》《军嫂》等。爷爷爱诗、爱棋、爱茶、爱酒，独不爱笑的形象，令人难忘。在20世纪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里，为了能有一杯酒喝，爷爷竟然自学成才，学会了酿制青杏酒和梅子酒，有了这些酒，冬夜里一家人围炉夜话时小酌几杯，一点也不觉得寒冷了。而借着酒兴，一家人诗歌接龙，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浪漫。这样浪漫的生活，多年来，一直萦绕在她的心中，挥之不去，以至在爷爷谢世多年后，还令她念念不忘，且效仿爷爷，自己酿起了青杏酒和梅子酒。端午时节，爷爷用雄黄酒给自家孙子点眉心、耳内、胸口的情景，也让人怦然心动。“雄黄点一点，百毒不侵扰。”这些都尽显出爷爷对孙子的无限爱意。他们皆让我想起了《呼兰河传》中萧红的祖父和《边城》中翠翠的祖父。如今，爷爷去了，这些都没有了，唯有惆怅和思念留在心间。而父亲因为生意忙，常常晚归，母亲总是等父亲什么时候回来，总在心里埋怨母亲固执，直到自己作了人母，有了女儿后，才真正懂得了家的温馨，以及母亲对父亲的深情。可惜，父亲此时已去了另一个世界，思之，令人长恸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昔人论诗词，有景语、情语之别，不知一切景语，皆情语也。”论诗词如此，而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从这些日常的记述中，我们看到的是张彦梅对已逝亲人的怀念和在世亲人的温情，还有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土的愁绪。

读书可以益智，而读书笔记则可显现出作者的洞见。这部书稿中的很多书评，可以看出彦梅对多种题材写作的把控能力和识见。

秋日正值收获季节，拉拉杂杂写下这些，序实不敢当，就当是对张彦梅新书出版的一种祝贺，愿她在未来的写作道路上，越走越远、越走越宽。

秋雨

王普

有的人眼中的缤纷世界是白雪茫茫的冬天，有的人眼中的缤纷世界是烈日炎炎的夏天，而我眼中的缤纷世界是秋高气爽的秋天。秋日里，最变化多端的便是秋雨。

秋天的雨下得比较频繁。秋雨一开始还是毛毛细雨，像是一块轻薄面纱，后面的雨会越下越大，像从一个排慢慢变成一个连、一个管……最后汇聚成一个军的力量打向地面。雨点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如喊杀声一般，要是你坐在车上，雨点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把车窗打破。打着伞的行人还好，只有一部分雨点会被狂风吹在身上，要是没打伞，只要离开屋檐的遮挡，肯定会被淋成一只落汤鸡。

雨一阵大一阵小，整整一夜。到了清晨，随着雨越来越小，好像那支狂暴的军队偃旗息鼓了，狂风也随着雨越变越小。然后又变回了一开始的毛毛细雨，等零星的雨滴也渐渐消失，一道鱼肚白从东边升起，只见窗户上还有大颗大颗的水珠缓缓滑动着。打开窗户，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，灿烂的阳光照在身上，那是独属于秋天一场雨后的幽静。



初雪

孙荣

雪不大不小，即落即融，像一场无声润物的雨，描绘着半工半笔写意的“陕南行雪图”。

雪落在大树上，各种树自成一番风采。雪松上看不见一丁点儿雪迹，它那自上而下随意披散着的大小枝条儿，水草草、迷蒙蒙、新鲜青翠。那枝头抽出的灰绿色芽梢整齐微垂，使人无端地联想起老神仙笑眯眯的眉毛。抬头看看，整棵树还有几分无法言说的神秘。商山松长长的细针干净深绿，每个尖端都挑着一滴一滴的小水珠，整棵树亮晶晶的，很好看。枇杷树狭长的叶片间，开着拇指大的“白瓣花”，极像冬日街巷现打现卖的爆米花。女贞树被雪水濯洗着，满树的叶子亮鲜鲜的，串串果实紫黑透亮，整棵树洋溢着欢愉、满意的喜人状态。玉兰树胖大的叶子劲挺、碧厚，在雪水的盥洗下，整棵树像个精力充沛、蓬勃乐观的美少女。法桐末凋零的叶子挂在枝头，经融雪湿润，像无数金色的蝴蝶在聚会。一棵石楠树上满是小红果，热闹而鲜丽，招来几只花喜鹊，在枝头

翻飞、欢叫。枫树最是卓尔不群，身着一袭猩红的长衣站在飞雪中，轻盈、柔美、鲜艳欲滴，似一位红衣仙子，煞是好看，树下，矮丛灌木的新芽像跳动的火苗。大叶黄杨越发绿得明净、生动。三叶草淋淋带露的小圆叶探头探脑地挤在一起，像一群稚气的小娃娃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景象。梅花树上豆粒大的花蕾上挂着小水珠，一枚一枚红润润的，似乎明天一早就会是春天了。

园子里依然有花儿在开放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、橙的，虽不多，但这儿一簇那儿一朵，在雪水的滋润下，更见饱满、艳丽、诱人。晨练的健身族出来了，一项项雨伞似流动的花朵儿。公园里、广场上，说话声、欢笑声不时回荡。

小区里，娃娃们开心极了，个个急切地跑到院子里来，捧着两只肉嘟嘟的小手，嬉戏着，欢叫着，想捉住一点雪粒儿。可雪粒落在他们手中，眼看着就成了细碎的水珠。

丹江穿城而过，清波荡漾，水气迷蒙，江面似乎更开阔了。白鹭、灰鹤、水

鸭，一群一伙在水中追逐、嬉戏。

登上龟山眺望，四围的小山，像小花毯上的水墨树影，将江城环抱起来，只在东边沙河子方向看见一个出口。宽阔平坦的商鞅大道，江滨大道，引领着庞大亮丽的丹江公园，沿江伸向远方。大都汇商业街与莲湖高层居住建筑群时尚气派，与之毗邻的历史悠久的大云寺古朴沉郁。两种建筑交相辉映，使人不由想到晨钟暮鼓，霓虹摩天，两种迥异的情景意象，别有风韵情致。

雪雾迷蒙中，城北有火车不时驶过，北环路车来车往，高架桥雄浑现代。金凤山上几处农家的屋舍、电视塔，依稀可见……

收回目光，只听见有鸟叫声从头顶掠过。一抬头，烟灰的天幕沉静无际，其下，一群白鹤鸣叫着悠然飞向远方。

雪静静地下了。舒缓闲适，稀稀疏疏地下了。一座古老的小城安然倚卧在温暖的怀抱里，轻描淡写、悠然自在地与雪仙子拉着话，享受着一场惬意的雪浴。

城州的初雪啊，温婉，明丽，舒心！



说起下雪，大多数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“乱云低薄暮，急雪舞回风”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等，一幕幕铺天盖地的风雪意象图。这样的雪，是能率百万雄师的将军，是敢教天地换颜的王者。然而这里让你见识的雪，她呀，是一位妙曼可爱的小姑娘，是一位温婉和善的佳人，她所到之处，鸟语花香，草木自适，大地滋润。

一觉睡醒，古老的商州城迎来了第一场雪。雪，稀疏地、缓缓地飘落着。它隐起美丽洁白的羽衣，没有声音、没有寒意、没有一丝惊扰，从天空轻轻飞下。大地以她温厚开阔的胸怀，舒展双臂，舒气静气地迎接着。

商洛山

(总第2395期)

刊头摄影 李钊



菜园小记

姬灵芳

前面因疫情，洛南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在通知要求所有店铺暂停营业前，在超市买了一些常用菜，还有肥白的藕，买菜的人实在是太多，一边要想着买菜，一边要想着排队，转了一圈，竟然没看见芫荽的身影。出来到牛王沟口，街道已空荡荡没有一人。回到院子里，看我种的香菜，只冒出了一点绿芽，还辨别不出来是不是芫荽，当然也吃不成了，没有芫荽，藕香不了，面条也香不了。

洛南人叫的芫荽，又叫香菜，上市时叶子极小，十分鲜嫩，拌凉菜、吃面条和水饺时加上一小撮儿，汤汁异常鲜美。超市里出售的香菜近一尺长，细细的茎，茂盛的叶，显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芫荽的可爱模样。但这次连超市里的“洋香菜”都没有买到，更不用说本地芫荽了。

直接把焯好的藕片趁热浇上只有葱、姜、蒜和小米辣调料汁，撒进盘子里拌一拌，一盘没有芫荽的藕片，就像没有香味的花儿，寡淡无趣，缺少了灵韵，让人陷进了单相思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自留地里，母亲规整的菜园很有层次，芫荽是必不可少的菜，常常是芫荽、葱和小白菜占去一半，西红

柿、豆角和辣子占去另一半。蔬菜的种植依照时节，施肥、挖窝、起垄、移栽或播种，母亲劳碌时，我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。刺篱笆的角落，母亲也会毫不浪费地种上南瓜、向日葵和黄花菜。一片不太大的菜地，解决了一家人一年的吃菜问题。

姐姐、哥哥们都成家后，我也上了高中，菜地里的菜成了贴补生活的一部分，记得在暑假里，我常常帮母亲卖菜，卖得最多的就是芫荽了，从淘菜、择菜、把菜绑成小把，再到卖完……芫荽的弥久香味，伴随了我的暑假。

随着菜地里的芫荽一茬一茬地长，母亲也在一年年地变老，如今的菜园已被征迁后的楼房代替了。

刚结婚那阵，住在先生单位分的单元房里，后院的观测场空出来的地，荒着可惜，就分给职工种菜了，虽然不足半分地，却也其乐无穷。我们对菜园的管理，无非是浇一瓢水、拔一棵草、施一遭肥、拔一锄土，在这轻松愉快中，菜蔬们被我爱着宠着。

园主人为菜蔬耕耘，菜蔬们投桃报李，奉献感恩的绿。菜园有菜，心中不慌。应着厨房需要，端个塑料小菜篮，拿

把小剪刀，到菜园不一会儿就能提获一篮鲜嫩绿菜。每当摘下长长尖尖翠生生的青椒、光滑溜圆的紫茄、碧生生的芫荽时，我感觉幸福就是那勤奋得来的一颗颗果实。

而做饭前掐一小把鲜嫩的芫荽，则成为不可或缺的课题，掐芫荽，洗芫荽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，带着特别香味的芫荽，投进水里，嫩嫩的叶在水里如云一般漂浮着，散发着云朵没有的香味，细细的茎在指尖欢快地响着，“嚓嚓”声里，手指也染上了淡淡的香。

蒸煮煎熬，芫荽几乎可以和任何方法烹制的美食搭配。来上几片芫荽叶子点缀，简直就是把春天摆在了桌上；清蒸鱼，撒上翠绿的小葱和几段芫荽，再淋上刚烧好的油，白白的鱼肉因了这一丛翠绿，顿时香气四溢；刚捞出锅的面条上，放上葱花、缀上一些碧绿的芫荽，放上辣椒面，随着热油刺啦一声响，这时候，芫荽的浓香、辣椒的呛香，各种拌菜的清香，完全融入在了一起，光是闻着，喉咙里都伸出瓜爪来了。

如今住在单元楼里，每天两点一线，匆匆来往于单位和家，菜园于我们成了一种奢望。只有在偶尔回老家时，欣赏

一下大姐家的菜园，感受一下那里面的果实累累，多彩多姿和五彩斑斓，享受一下她家菜园里的绿色盛宴，在一起聊聊天家常。再进入菜园，掠夺战一样，把所有的菜都采摘一些，把姐姐的那份浓情，家乡的记忆和味道都一起带回家！

今年因为疫情，回老家的次数很少，我便在家属楼下花坛跟前放置一个废弃的泡沫箱，添上从网上买来的花土，浇上水，施上豆饼肥，把侍奉祖宗的虔诚和照顾婴儿的细心都用上了。第一茬菜只栽种了几苗西红柿，因为土太少，加上我太忙而疏于管理，只收了几个柿子。初冬里，为了不让我的袖珍菜地闲着，我把芫荽、菠菜、葱籽各洒了一些，不想，只四五天，油油的嫩芽就铺满了小方块，我的心里也有了希望，感到了踏实。

真希望，有个小院，房前栽花，静看花开花落，房后种菜，生活重归质朴。诗酒花茶，春秋秋收，看它破土，看它满目青翠，看它挂满果实，把微风、阳光和人情的味道，写成一首静谧悠远的田园诗。从清晨到日暮，从春走到冬……忘却世间一切的繁杂琐事，拿起工具，翻一翻菜园里的土，感受来自大地最淳朴的气息。